



主办单位：四川外语学院英语学院

国外英语语言文学 研究前沿

New Bearings in
International
EL&L

张旭春 主编

■ 威廉·Z·蔡斯：《英语系的衰落》

■ 桑贾伊·克里希南：《后殖民研究中印度的地位：
查特杰、查卡拉巴提和斯皮瓦克》

■ 威廉·克罗夫特：《构式和概括性》

■ 艾琳娜·列文：《发展中的构式》

■ 弗洛伦·梅里：《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的发展》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国外英语语言文学研究前沿

张旭春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外英语语言文学研究前沿/张旭春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
(文学论丛)

ISBN 978-7-301-19896-4

I. 国… II. 张… III. ①英语—语言学—研究②英语文学—文学研究—世界
IV. ①H31②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60393 号

书 名: 国外英语语言文学研究前沿

著作责任者: 张旭春 主编

责任编辑: 刘文静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9896-4/H·298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liuwenjing008@163.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4149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2.75 印张 230 千字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主办单位：四川外语学院英语学院

主 编：张旭春

副 主 编：沈 彤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李芳琴 刘爱英 沈 彤 严忠志

张旭春 段俊晖 段玲琍 谭 春

总 序

经过两年多艰苦的策划、论证、组稿、翻译和编辑,《国外英语语言文学前沿》(New Bearings in International EL&L)丛刊就要与国内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教学与学习的广大学者、教师和研究生们见面了。

当今中国英语学界虽然有不少高水平的学术刊物,但这些刊物主要刊登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虽然个别刊物也偶尔登载一些国外学者的文章,但总体来看,我国英语学界对当代国际上英语语言文学界的前沿成果的引介仍然显得比较零星,缺乏明确的目的性和系统性。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一种专门以译介国外英语语言文学前沿成果为宗旨的杂志。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英语语言文学界对国外高水平前沿成果的跟踪、了解和借鉴,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我国英语学界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程度——比如,与国内理工科学者相比,中国英语学界发表在国际高水平期刊上的英文论文数量还显得相当有限,这种情况与我们对国外同行研究动态和前沿成果的跟踪不够应该有很大的关系。基于这样的认识,并经过广泛的咨询、论证和磋商,四川外语学院英语学院决定创办《国外英语语言文学》丛刊,其明确宗旨就是向中国英语学界译介当今国外同行在英美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语言学研究、二语习得研究以及翻译学研究方面最新、最前沿的成果,以增进我们对国外英语语言文学发展动态的了解并创造与国外同行进行平等学术对话的机会。

我们所选文章大多来自当今国际上英语语言文学领域内的一流刊物,如PMLA, TLS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London Review of Books, New Literary History, Critical Inquiry, Studies in Romanticism, American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Linguistics, Applied Linguistics, Cognitive Linguistics,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Language in Society, Journal of Linguistics, ELT Journal, Language Learning,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Language Testing, Translation and Literature等。据我们了解,在远离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广州等一线城市的高校(尤其是大量非985、非211高校)的图书馆中这些杂志并不容易看到,而这些学校却拥有从事英语教学和研究的庞大队伍。更何況,即使能够看到,要从这些浩如烟海的成果中迅速准确检索出对个人有用的文章可能仍然是一件非常耗时费神的事情(这对于大批在读硕

士、博士研究生而言尤其如此)。有鉴于此,四川外语学院英语学院利用本院资料室、学校图书馆以及四川外语学院外国语文研究中心、中外文化研究中心资料室丰富的外刊资料,由英语学院下属英美文学研究中心、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中心、语言学研究中心、翻译学研究中心和英语教育研究中心分别负责各个子栏目文章的筛选、翻译和导读撰写等,以期为国内同行提供迅速了解、接触国外前沿成果的捷径。

本刊物将常设“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语言学研究”、“英语教育研究”和“翻译研究”四个栏目。每期大约选用10—12篇文章,字数约在20—25万字之间。

本期“英美文学及比较文学”栏目共选译了4篇文章:威廉·M. 蔡斯的《英语系的衰落》、桑贾伊·克里希南的《后殖民研究中印度的地位:查特杰、查卡拉巴提和斯皮瓦克》、尼基·赫塞尔的《新闻的对立面——对1800年版〈抒情歌谣集〉和大众传媒的再思考》和孙筑瑾的《“模仿”与“兴”——中英诗歌观照世界的两种模式之比较》。这四篇文章各有侧重,基本上反映了人文学科建设、后殖民批评、浪漫主义研究及中英比较诗学等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

构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是目前尚处于争议中的语言学研究新领域。本辑“语言学研究”栏目选用了7篇关于构式语法的论文:A. 戈德伯格的《语言概括性的本质》、R. 博德的《工作还是休息中的构式》、J. 利兹和 A. 威廉姆斯的《休假中的构式》、S. 克兰、R. 索恩顿和 D. 克伦兹沃斯的《丢失的概括性》、E. 列文的《发展中的构式》、R. W. 兰加克尔的《认知(构式)语法》以及 W. 克罗夫特的《构式与概括性》等。

本期“英语教育”栏目选用了3篇文章,它们分别是:弗洛伦·梅里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的发展》、罗德·埃利斯《第二语言习得、教师教育和语言教学法》以及格棱·富彻和弗雷德·戴维森的《测试建筑与测试改进》。其中前两篇为二语习得研究,另一篇为语言测试。第一篇文章对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理论进行了全面梳理;第二篇文章探讨了二语习得理论研究与语言教学法之间的关系;第三篇文章是关于测试效度理念的探讨。

最后,我们谨向为本丛书的创办和出版给予了热情支持、并耗费了巨大心血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外语编辑室主任张冰女士及其同事致以诚挚的谢意!同时我们也期待能够得到国内英语界广大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张旭春

2012年10月

目 录

总序	张旭春 (1)
“构式语法专栏”导读	谭 春 (1)
语言概括性的本质	Adele Goldberg (6)
工作还是休息中的构式?	Rens Rod (33)
丢失的概括性	Stephen Crain, Rosalind Thornton, Drew Khlentzos (37)
休假中的构式	Jeffrey Lidz, Alexander Williams (46)
发展中的构式	Elena Lieven (56)
认知(构式)语法	Ronald Langacker (63)
构式和概括性	William Croft (70)
“二语习得研究专栏”导读	段玲琍 (77)
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的发展	Florence Myles (79)
第二语言习得、教师教育和语言教学法	Rhod Ellis (91)
测试建筑与测试改进	Glenn Fulcher, Fred Davidson (112)
英美文学及比较文学译稿导读	段俊晖 (130)
“模仿”与“兴”——中英诗歌观照世界 的两种模式之比较	Cecile Chu-chin Sun (133)
后殖民研究中印度的地位: 查特杰、查卡拉巴提和斯皮瓦克	Sanjay Krishnan (153)
新闻的对立面 ——对 1800 年版《抒情歌谣集》 和大众传媒的再思考	Nikki Hessell (165)
英语系的衰落	William Chase (184)

“构式语法专栏”导读

谭 春

认知语言学是认知科学与语言学交叉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思潮和学派,着重于研究语言与人类一般认知能力之间的关系。认知语言学源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Lakoff等人为代表的生成语义学对Chomsky以句法为基础的转换生成语法的反动,20世纪七十年代得以萌芽。1989年德国杜伊斯堡首届国际认知语言学研讨会的召开,1990年国际认知语言学协会的成立,以及《认知语言学》杂志的创刊,标志着认知语言学作为一门新兴的语言学科正式诞生。认知语言学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认知语言学指所有关涉到人的认知能力的语言能力研究;狭义的认识语言学“不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也不是一种单一的理论,而是代表一种研究范式,其特点是着重阐释语言和一般认知能力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牛保义2011:i)。

构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CG)是以认知语言学理论为背景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语言研究方法论,主要包括Fillmore和Kay的构式语法理论,Lakoff和Goldberg的构式语法理论,Croft的激进构式语法理论(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RCxG)以及Langaacker认知语法构式观等。其中,又以Adele E. Goldberg(1995,2006)所倡导的构式语法(又称为认知构式语法 Cognitive Construction Grammar,CCxG)影响最为深远,为广大研究者所熟知。

Goldberg(1995:4)对构式最初的定义是:假设C是一个独立的构式,当且仅当C是一个形式(Fi)和意义(Si)的配对体,而且其形式和意义的任何特征都不能完全从C这个构式的组成成分或其他先前已有的构式中推知,就称之为构式。这一定义在Goldberg后来的著述中(2003,2006)不断得到修正和改进,目前这一概念的最新阐释是“任何结构,只要其形式或功能的某一方面不能通过其构成成分或其他已确认存在的构式预知,就可以被确认为是一个构式”(Goldberg 2006:5)。构式的成员构成一个连续统,在凝固性上有一定范围的变化。连续统的一端是诸如词素、词、合成词这类的简单构式,另一端是诸如主谓结构、被动式之类的抽象概括性构式。位于连续统中间的是其他各种如习语、词序固定的组合配列之类的凝固程度不同的构式。由此可以看出,Goldberg的“构式”所指范围广泛,存在于语言的各个层面:语素、词、复合词、习语、句式甚至段落和篇章都可以看做是构式。也就

是说,任何语言表达式只要它的形式和意义不能完全从其组成成分中推导出来,我们就可称之为“构式”,它们都是约定俗成的“形式—意义”配对体。

根据 Goldberg(1995, 1997, 2003, 2006)等人的论述,构式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1)单层面—不可逆性:构式语法认为构式是单层面的,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转化。(2)解释的全面性:构式语法认为语法理论从本质上说应该能够用来解释所有的语言现象和事实,不能仅局限于某些所谓的“核心”现象而忽略“边缘”的。(3)非模块性:不同于传统语法的模块理论观点,构式语法参照完形理论的观点,强调构式是一个整体。它认为语法、语义和语用是三位一体的,任何句子的具体句法形式直接关联到该句式意义和用法;语义和语用之间没有严格的分界线,句法意义、语义和语用是约定俗成的结合(Kay 1995)。(4)共性—遗传等级模式:构式语法认为构式本身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该体系具有高度的统一性。构式与构式之间一般来说有着紧密的联系,构式之间的共同点构成这些构式之间的共性,这些共性本身也是一个构式,该构式的特性通过遗传关系传给更加具体的构式。

毋庸置疑,构式语法为我们研究语言开辟了一片新的视野,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在一些学者看来,构式语法相较于传统语法和 Chomsky 的转换生成语法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但在另外一些学者的眼中,它存在着一些自身难以避免和解决的问题。正如此,目前国内外学界对该理论所持态度褒贬不一。本辑译文选取的几篇论文来自于国外认知语言学界的几位学者对构式语法理论的探讨,包括 A. Goldberg(2009)的“语言概括性的本质”、R. Bod(2009)的“工作还是休息中的构式”、J. Lidz and A. Williams(2009)的“休假中的构式”、S. Crain, R. Thornton and D. Khlentzos(2009)的“丢失的概括性”、E. Lieven(2009)的“发展中的构式”、R. W. Langacker(2009)的“认知(构式)语法”以及 W. Croft(2009)的“构式与概括性”等七篇文章。

Goldberg 的论文主要是对其 2006 年出版的《工作中的构式:语言概括性的本质》一书的简要概述。文章基本参照该书章节的编排顺序,从“构式”、“概括性的习得”、“概括性的解释”三大板块依次对构式的基本涵义、表层概括、词项具体知识和概括化、题元结构构式、概括性的约束、构式的习得、孤岛限制和关系范域、主—助倒装构式、跨语言概括以及与构式主义相关的各种语法体系等十个方面进行了论述。正如 Goldberg 在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工作中的构式》主要目的在于“探索语言概括性的本质……并比较语言知识和更普遍的概念知识”,而本文则“为该书的主要观点及分析提供一个简要框架”(2009: 94)。

R. Bod 从计算机语言学的角度出发,以其研究中的数据分析法(Data-Oriented Parsing, DOP)为例,对 Goldberg(2006)在《工作中的构式》一书中所提出的建立一个基于用法的,用来解释“学习者如何习得概括性的概念,进而在有限

输入的基础上生成无限的新话语”的理论提出了质疑。Bod 指出,Goldberg 的构式语法理论最大问题在于如下两方面:(1)她所谓的“构式”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Goldberg 并没能给它一个确切的界定。(2)Goldberg 没能提供一个语言习得和/或语言使用的模型或理论来描述学习者如何在基于用法的基础上生成“无限的新的话语”。Bod 认为,语言学和计算机语言学如果能相互借鉴对方的研究,或许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条途径。

S. Crain, R. Thornton 和 D. Khlentzos 在讨论语言学中的几种概括的基础上,Goldberg 的构式法语言概括提出了三个问题:(1)对“核心”语言规则习得的论述是否可以对语言内在性的论证?(2)构式语法对语言现象进行概括时,是否可以不用讨论生成语言学家提出的逻辑严谨、各种语言所具备的特征,包括结构特征和语义特征?(3)Goldberg 摒弃形式语义学,主要在信息结构和文本功能的基础上研究意义是否有足够的解释力?通过详细的讨论和实例分析,Crain, Thornton 和 Khlentzos 指出在探讨语言的概括性时,Goldberg 的构式法的方法似乎不如生成语法的方法那么具有说服力和建设性。

Goldberg 的《工作中的构式》一书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于说明语言学习过程中没有特定的语言习得机制,也不存在内在的句法理论。学习者能够通过一般智力、功能和表达压制以及一般性统计学习,在有效的输入基础上生成无限的新话语。J. Lidz 和 A. Williams 从(语言)学习的输出表征,句法理论所需解释的数据以及在语法体系结构之间起关键作用的论元类型等方面入手,实例分析了 Goldberg 的构式语法在这几方面解释力的匮乏,指出《工作中的构式》没能有效证明一般智力、功能和表达压制以及一般性统计学习能有效地解释语法模式或语言习得。而 Goldberg 也没能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

当然,学者们对 Goldberg 的认知构式语法并非全都持否定态度。E. Lieven (2009)对 Goldberg 的“语言概括性的本质”(2009)和《工作中的构式》(2006)两部作品从以下三点进行了讨论:(1)概括性学习机制对语言习得的重要性;(2)学习和成人语言系统中形式和功能的确切关系;(3)构式的结合问题。Lieven 认为 Goldberg 的构式语法将语言习得研究和认知的其他方面联系了起来,可以用来解释语言习得,尤其是儿童语言习得过程中一些难以解释的现象,并且为儿童语言学习研究提出了一些以用法为基础的研究尚未解决的问题。

相比于前面几篇观点泾渭分明的论文而言,R. W. Langacker (2009)和 W. Croft (2009)的文章对构式语法理论既有局部的批判和建议,又有整体的肯定和支持。Langacker 针对 Goldberg (2006: 221)在回应自己 (Langacker 2005a, 2005b)对认知语法和认知构式语法两种框架进行的比较时指出的四个方面不同逐一进行了澄清。Langacker 认为认知语法与认知构式语法之间其实并无太大的分歧,

Goldberg 夸大了认知语法与认知构式语法的区别。事实上,在 Langacker 看来,Goldberg 对于构式的定义,对于构式语法是否带有“生成语法”的痕迹以及动词和构式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讨论,能够帮助我们理清这些概念并对其进行系统分类。Croft 对《工作中的构式》中各部分各章节进行了梳理。他认为 Goldberg 提供的某些分析可能仍然存在问题,但总体而言,Goldberg 在对生成语法批判的过程中坚持从以用法为基础的构式角度去分析语法构式,对于句法本质的理解是非常必要的,是一件“非常重要且极具价值的工作”。所以 Croft(2009: 163)说:“我希望强调的是我几乎完全同意 Goldberg 在《工作中的构式》里面所呈现的研究规划。”

毫无疑问,任何一种新生事物的出现必定会有拥护者和反对者。不管学者们从什么角度去看待构式语法的合理性,不可否认的是构式语法到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了一种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有着自己系统的语言观和一套分析语言现象的程序。不过,我们还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在涉及到汉语研究和我国的外语教学时,构式语法能有多大的解释力?

参考文献

- Bod, R. "Constructions at work or at rest?",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1, 2009: 129-134.
- Crain, S. R. Thornton and D. Khlentzos. "The case of the missing generalizations",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1, 2009: 145-155.
- Croft, W. "Constructions and generalizations",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1, 2009: 157-165.
- Goldberg, A. E. *Construction: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Chicago Press, 1995.
- Goldberg, A. 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erbs and constructions". In Verspoor, M., K. Lee & E. Sweetser (eds). *Lexical and Syntactical Construction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383-398.
- Goldberg, A. E. "Construction: A new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language".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 7(5), 219-224.
- Goldberg, A. E. *Constructions at Work: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Gddbery, A. E.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3, 93-127.
- Langacker, R. W. "Cognitive (construction) grammar".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1, 2009: 167-176.
- Lidz, J. and A. Williams. "Constructions on holiday".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 1, 2009: 177-189.
- Lieven, E. "Developing constructions".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1, 2009: 191-199.
- 邓云华、石毓智,“论构式语法理论的进步与局限”,《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5):323-330。

董艳萍、梁君英,“走近构式语法”,《现代外语》,2002(2):85—91。

梁君英,“构式语法的新发展:语言的概括特质——Goldberg《工作中的构式》介绍”,《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1):72—75。

陆俭明,“构式语法理论的价值与局限”,《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8(1):142—151。

牛保义编著,《构式语法理论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严辰松,“构式语法论要”,《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4):6—11。

赵彦春、王娟,“评构式语法的理论取向与局限”,《中国外语》,2008(3):43—50。

语言概括性的本质

Adele Goldberg^① 刘玉梅 译^②

【摘要】本论文是对《工作中的构式》(Goldberg, 2006)的一个简要概述。该书旨在研究成年人语言中的概括性水平、儿童如何习得概括性及其原因、如何解释跨语言中的概括性问题。

【关键词】构式进路 基于使用的 论元结构构式^③ 习得 范畴化 统计先用 范畴归纳 信息结构 岛屿现象 辖域 连接规则 论元省略 论元实现

学习者如何习得概括化以至他们能依据有限输入产出无限多的新话语? 语言的本质是什么? 为了解决这些长期存在的问题,不同领域的语言学家业已提出了一些见解,形成了类似的构式主义进路(constructionalist approach)。这些进路强调学习者的语言知识由一些形式与功能配对体的系统集合所组成,需要学习者通过听到他们周围语言而习得。在我看来,这种简单认识把构式主义进路与生成语法区别开来。语言习得受到注意偏向、合作交际原则、一般认知加工需求以及范畴化过程的限制。

构式主义这个术语意在使人们重视构式这个概念以及语言知识是在输入、一般认知、语用及认知加工限制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构式主义比构式语法更具包含性,因为构式语法仅是构式主义进路的一个特例。构式本身是这样定义的:

任何语言形式,只要它的形式或功能的某一方面不是在严格意义上从它的组成部分或其他被认为是存在的构式中预测出来的,都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构式。此外,只要这些结构以足够的频率出现,它们就可以完全被预测出来,即使是这样,这些结构也是作为构式被储存起来的。(Goldberg 2006:5)

《工作中的构式:语言概括性的本质》(后面简称为《工作》)旨在探索语言概括性的本质,包括成人语法及儿童正在发展的语法,并比较语言知识和更普遍的概念知识。这篇论文旨为该书的主要观点及分析提供一个简要框架,以下小节与该书的章节保持顺序一致。

① 作者电子邮件地址:adele @ Princeton. EDU。

② 感谢我的研究生何亦青、全洁、刘永丽、相启征、严月霞和鲜红的辛勤校译工作。

③ 英文中的 Argument Structure 同时用来描写动词和论元角色和构式的题元角色,为便于区分,本文采用王寅(2011)的观点,以动词为基点的译为“论元结构”,以构式为基点的译为“题元结构”,以免混淆。

一 构 式

构式是以形式与功能的配对体被储存起来的,包括部分待填或已填充的词、习语及一般语言结构,例如:

表一 构式的例子:根据大小、复杂度

词	e. g. , tentacle, gangster, the
词(部分待填)	e. g. , post-N, V-ing
复合词	e. g. , textbook, drive-in
习语(已填充)	e. g. , like a bat out of hell
习语(部分待填)	e. g. , believe <one's> ears/eyes
协变条件式	The Xer the Yer (e. g. , The more you watch the less you know.)
双宾	Subj V (Obj ₁ Obj ₂) (e. g. , She gave him a kiss; He fixed her some fish tacos.)
被动	Subj aux VPpp (PP _{by}) (e. g. , The cell phone tower was struck by lightning.)

把词和短语都视为构式是为了突出它们的基本共性:两者都是可习得的形式和功能的配对体,都是完全填充或部分待填的词。

我在上文中已指出,语言中的基本句型甚至可视为包含短语构式(Goldberg 1995)。把 whoosh 看成是一个动词,而它却以一个主要动词的形式出现在例(1)当中,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例(2)一例(3)中的结构也同样不能自然而然地归因于涉及的主要动词。

- (1) Something has whooshed into my life. (forums. digitalpoint. com/)
- (2) They could easily co-pay a family to death. (NYT, 1/14/02)
- (3) [The] new Bond squats and crunches his way into purists' hearts.
(defamer. com/Hollywood)

尽管例(1)一例(3)尤其值得关注,但事实上主要动词不足以说明一个句子的整个题元结构。谓语动词通常以一长串完整结构的形式出现,例如,动词 cook 出现于各种各样的构式中(标注在括号里)

- (4) a. The chicken cooked all night. (非及物起动构式)
- b. Pat cooked the steaks. (及物构式)
- c. Pat cooked the steak well-done. (动结构式)

- d. Pat cooks. (宾语消显构式)
 e. Pat cooked Chris some dinner. (双及物构式)
 f. Pat cooked her way into the Illinois State bake-off. (way 构式)

在所有例子中,cook 的意义都唤起了用热量准备食物这个概念。题元结构构式给表层形式和总体理解提供了直接联系,如一些物态发生变化(4a),某人做某事(4b),某人使某物改变状态(4c),某人经常做某事(4d),某人想要某人得到某物(4e),某人(隐喻性地)不畏困难到达某地(4f)。(Goldberg 1995,2006)

Kaschak and Glenberg(2000)通过实验表明,当受试遇到名词新作为动词形式使用时(例如,to crutch),他们依赖构式义解读句义。实验尤其表明,不同构式以不同方式影响着新动词的释义。例如,She crutched him the ball(双宾)的意思是:她用棍子把球传给了他,就像某人用曲棍球球棍一样。另一方面,She crutched him(及物)的意思可能是:她用棍子打了他的头。Kaschak and Glenberg 认为:构式可以详述一个一般场景,而且具体的对象可用于详述事件的细节部分。它不可能是在理解过程中被使用的动词义,因为词的形式不是作为动词而是作为名词被储存的。

构式通常不能详述词序。也就是说,如在《工作》(第一章)中所强调的,题元结构构式本身不能决定题元的外在顺序。如例(5a)一例(5d)中,致使移动构式可通过一系列的语法关系(主语、谓语、直宾、间宾)获得。正如固定符号所表达的那样,词序不能被这种构式详述。在简单陈述句中,题元结构构式把主一谓和 VP 构式组合起来详述补语的顺序。其它一般构式包括 wh-问句构式(5a),主题构式(5b),典型 NP 构式(5c)以及副词构式(5d)能够 and 致使移动构式结合起来产出其他成分顺序。

- (5) a. What did she give to the old folks? waw. emporia. edu
 b. Into the pain she tossed her books.
 c. I gave to him everything he wanted. www. yourrights. org. uk
 d. I handed it quickly to Allen. Allenbooks. google. com

即使在绝大多数话语中多个构式能同时出现,学习者需要把相关效应归因于适当构式。“贝叶氏网络”(Pearl 1988,2000;Tenenbaum and Griffiths 2002)详细讨论了我们从复杂结构分离出其部分的能力。我们知道,水流出来是因为我转动了水龙头的把手,而不是因为我把手刷牙拿在手里。同样我们知道,致使移动构式提供了这一关系意义——某物使另一物移动,而问题构式决定了以 WH 开头的词出现在句首。

语言具有无限的创造潜力(乔姆斯基 1957,1956)这个观点可通过构式的自由

组配得到解释,构式具有开放槽以及不具体成分,只要构式间没有冲突,它们就可自由组合形成合理的表达。

二 表层概括

广义概括通过一个语言的表层结构来实现,而非将形式结构和其近似的释义相连。虽然这一点对有意避开派生观的人而言是显而易见的,但转换观和派生观的一贯优势地位常有一些被忽略的推断。例如,许多认知语言学家继续关注“与格”和“方位格”构式,很多学者却没有注意到,至少就英语而言,这两种构式都是“使动构式”的概括。下面6个句子中,没有任何确凿的语言内部理由能说明,前两个句子中的任何一个比后四个句子更可视为一个不同构式的例示:

- (6) a. She gave a book to him. “宾格”
 b. She loaded the hay onto the wagon. “方位”
 c. She tossed the book to him.
 d. She tossed the book toward him.
 e. She tossed the book toward the wagon.
 f. She tossed the book onto the wagon.

其实,上面的句子都是使动构式的例示。

同样,许多语言学家仍然将(规则的)双宾构式和受益双宾构式视为不同的构式,因为它们有着不同的释义。但是两种类型的双宾例子在语义和句法上都极其相似。《工作》批判了派生观的一个主要支持者的分析(Baker 1997),指出成为论元而非派生成分事实上是常在表层结构上获得注意偏向的论元。

面对一组有相同的词但不同题元结构的句子,我们很自然地把相似点归因于词,不同点归因于题元结构,认为释义关系可通过词项尤其是动词这类关系词项获得。

正如生成语言学家所做,我们需要仔细研究构式与构式间的互动关系,这些互动关系常常需要分析具体构式的功能。如果构式互动的限制条件没有依据独立的理据性,我们就无法解释这些规约条件是如何习得的。

三 词项具体知识和概括化

我们清楚地记忆了大量关于单个词项使用方法的具体信息。所有语言中的大多数词都会有不同的分布。例如,在英语词汇中:ago, mere, blithering, dare, rather, notwithstanding,属于分布独特的一类词(cf. Culicover 1999)。另外,在日常话语中,很容易发现某些规则比另一些更具有规约性,尽管它们属于同一类语

法构型(Pawley and Syder 1983)。这一点在跨语言对比中尤为清晰。例如,在英语中,我们问“Do you believe me?”,但在波斯语中人们更倾向于问“Did you believe his words? (Harfe u ra bavar mikardi)”。又如说英语的人会认为“草坪总是要绿一些”,而说波斯语的人可能认为“邻居的母鸡是个鹅(Morghe hamsayeh ghaz ast)”。我们通常会用英语说“How are you?”,但波斯人一般会问“How is your health? (Hale shoma chetore?)”。此类俗语表达在日常语言中随处可见。了解它们也就部分地了解了一门语言,显然它们的具体性并非取决于普遍原则,而需要一项一项的习得(cf. Jackendoff 2002)。

当然,可能人们会错误地得出以下结论:说话者不通过词项获得概括,这样的概括仅是附带现象。如果说说话者不需要通过词项获得概括,我们会发现语言中词汇的分布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具有系统性。并没有哪种语言的及物构式必须因为每个及物动词而重新描述。语言构式知识如同其他知识一样,并非一个规定描述的任意集合,而是一个整合的、有理据的网络。习得概括性的优势在第六部分展开。

构式主义进路认为宽泛概括和有限制构型都可做出分析并得到充分解释。构式主义进路通常是基于用法的:语言表达的实际用法,比如使用频率和完全组合性的独立构型,都和传统语言概括一起被记录(Barlow and Kemmer 2000; Langacker 1988)。不同于其他语言观,要么仅处理宽泛概括,要么仅处理细微的用法事件,基于用法的语法规则使我们获得语言知识的更多方面。

Langacker 的规则与清单谬论就强调了这一相关观点。有效证据表明,概括(规则)与词项具体知识(清单)都被记录下来。有些例示由于选择性的编码在某个抽象层面得到表征,也就是说并非一个词项的所有特点都会被表征,表征一定是部分抽象的。另外,概括通过例示而获得。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例示的记忆将淡化,概括则会加强。总而言之,当人们将自己的知识系统地处理为构型时,他们仍对一些具体信息保留着深刻的记忆。

在跨学科汇聚上,范畴化领域同样发展了一席之地。范畴化的早期解释采用一般抽象概括表征,随后基于例示的范畴化研究风行起来,近几年范畴化研究尝试将基于例示的知识与概括性知识相结合构建新的进路(Anderson 1991; Murphy 2002; Ross and Makin 1999)。

传承性层级关系对表征各类概括都十分有效。通过使用表征非语言概括的传承性层级关系,某个语言的概括性可在构式语法框架中得到表征(Goldberg 1995, 2003; Hudson 1990; Lakeoff 1987; Pollard and Sad 1994)。宽泛概括可通过传承自其他许多构式的构式获得,次规则可通过设定处于层级网络中中间节点的构式获得,低层次上的构式表征例外构型。短语构型通过具体词项的使用概括而来,这一点将在下文讨论。